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Amen

阿门

吴金水 著



目 录

●阿门 (电影文学剧本) (1)

新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在举行婚礼时得知新郎是个和尚，一场未完成的婚礼，演绎出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。

●超人之战 (电影文学剧本) (48)

几位不同国籍的超级特异功能大师，踩在世界大战的地雷阵上，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。他们谁是胜者？

●宝光 (电视文学剧本) (98)

一群贫困的农民，带着爱情、仇恨与幻想，集结于一处藏着宝库的沼泽地。传说中的宝物究竟鹿死谁手？

●失落的流浪者 (电视文学剧本) (145)

两个阔别多年的患难浪友，重逢时却只能站在法律的两端。人性与兽性、罪与罚，在同一个犯罪主体上并存。

●零界 (电视文学剧本) (195)

父亲从零界出发追求新生活，临终时却要攻读哲学的儿子将他原路送回老家。于是，具有新思想的儿子在封闭落后的山村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恶梦。

●相思树 (电视文学剧本) (211)

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，死死守护着他们心中的相思树。男人在乌苏里江的炮火中余生，女人却毁于世俗的碾下。

阿 门

教堂。

年轻的美籍神父约翰庄严地：“你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吗？”

云娜眼里含着泪，激动地点点头，过了一会儿，才醒悟：“……愿意！”

约翰神父：“你愿意成为他的丈夫吗？”

鸣镝同样激动地侧过面看着云娜，声音颤抖地：“愿意！”

神父慈祥地看着他们，让他们戴结婚戒指，然后为他们诵念经文：“天主所配合的，人不能分开。你们应当相互忠诚，愿上帝赐福你们，阿——门！”

参加婚礼的主要是云娜的亲属：她的父亲——国民党少将师长于绍基；她的妈妈戴国伟；她的哥哥——国民党侦缉队长于璐；

她的奶妈四姑……

鸣镝为云娜戴好戒指，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她。

一声画外音：“师兄——”鸣镝一愣。接着，一个小和尚闯入殿堂，拉开鸣镝。

满堂皆惊。

鸣镝责备地：“智空，你干什么？”

智空：“师父有急事，让你火速赶回山门！”

云娜如坠云雾。

于绍基一声喊：“抓起来！”

立刻，智空被几名卫兵扭住胳膊。

智空：“师兄救命，师兄救命！”

鸣镝看了一眼云娜，趁众人尚未清醒之际，从卫兵手里夺过小和尚，逃出殿堂。

有人说了一声：“新郎官是个和尚……”

云娜昏倒在地。

于绍基吼叫着：“快追！”

于璐带着几个卫兵追出去。殿堂里乱成一团。

神父看看昏倒的云娜，闭上眼睛在胸口划十字。

受难的耶稣。

共产党地下据点。

鸣镝的上级雷公铎大发脾气：“……你结婚经过组织批准没有？她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，她的哥哥是侦缉队长，这些难道你都不知道吗？”

鸣镝：“……我爱她。”

雷公铎：“郝鸣镝同志，我要提醒你，你虽然加入党组织将近一年了，可小资产阶级意识还十分严重！”

鸣镝不满地：“无产阶级就不要爱情？”

雷公铎：“想想你的入党誓言吧！”

鸣镝不服气，但没再争辩。

这时，智空进来：“车子准备好了。”

鸣镝极不情愿地站起来。

雷公铎：“在目前这种局势下，我不得不这样要求你！好吧，就算我欠下你一笔债，革命胜利后，我挑一个年轻漂亮的大学生还给你！”

鸣镝哼了一声，转身离去。

一本影集。

鸣镝与云娜在大学同学时拍的各种照片：

他们在春林中追逐。

他们在夏日里荡舟。

鸣镝在秋天的街头上演讲。

他们在冬之湖畔掷雪嬉戏。

他们的结婚照……

几滴泪水洒落在结婚照上。

一只纤细的手用手帕轻轻拭干照片上的泪痕。

云娜卧室。

云娜的泪脸——她俯视着照片。

忽然，窗外一声响动。一个人影贴近玻璃窗，云娜吓得惊叫一声，待她感觉到什么，那人已不见了，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。

于璐的画外音：“抓住他，别让他跑了！”接着传来两声枪响。

四姑急匆匆进来，见云娜没事，忙在胸前划十字。

云娜：“奶妈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四姑：“好像是鸣镝……”

云娜：“鸣镝？”

于家院外。

鸣镝捂着负伤的左手跳下院墙，由智空掩护着躲过卫兵们的追捕，消失在夜幕里。

地下党据点。

左手绑了绷带的鸣镝在接受批评。

雷公铎：“……现在，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，要革命，还是要老婆！”

鸣镝痛苦地抬起头。

于家客厅。

于绍基从外面回来，见太太正与四姑谈论什么。

于太太：“回来啦？”

于绍基点点头：“四姑，晚上有客，你吩咐厨房准备一下。”

四姑：“哎。”退下。

于太太：“谁？”

于绍基：“仁卓父子。”

于太太：“牟棠回来了？”

于绍基：“嗯……云娜呢？”

于太太吱唔着：“出去有点事。”

于绍基：“又是找那个混帐东西去了吧？抓到他，看我不扒他一层皮！”

夜。于家餐厅。

于、牟两家六口在进餐。牟棠长得一表人材，紧挨云娜坐着。

于绍基：“贤侄这次从美国留洋回来，打算何处发财？”

牟棠文质彬彬地站起来：“回禀伯父，小侄蒙何省长推荐，打算去外交部供职。”说着，不无自得地瞟了云娜一眼。

于绍基：“请坐请坐，一家人莫拘礼节嘛！贤侄喝了一肚子洋墨水，将来势必会成为国之栋梁！”

牟仁卓：“哪里哪里，绍基兄过奖了。犬子虽然去西洋混了几年，比起令爱来，实是才疏学浅啊！”

牟棠：“云娜妹妹自幼才气过人，记得我在美国留学时，读过你在大学三年级发表的一首英文诗——《圣母颂》！”

牟棠用英语朗诵道：“你是春之阳/你是夏之露/芸芸因之生……”

一直闷闷不乐的云娜随着诗的意境，脸上露出欢悦的笑容……

画外音（云娜的歌声）：

“你是春之阳，

你是夏之露，

芸芸因之生，

万物因之茂。

阿门——圣母，

阿门——圣母！”

（回忆）学校礼堂。

云娜正在演唱她自己创作的《圣母颂》。

画外音继续：

“你是春之阳，

你是夏之露，

爱情为之生，

衷情为之诉。

阿门——圣母，

阿门——圣母……”

她唱着，不时向用钢琴为她伴奏的鸣镝投去深情的一瞥。

（现实）云娜卧室。

圣母像。乐曲声余音袅袅。

仍然沉浸在回忆中的云娜，被敲门声惊醒。

云娜：“请进。”

四姑：“小姐，老爷让我讨个回话。”

云娜起身穿风衣：“我已经嫁过人了。”

四姑：“老爷说，圣事没做完，不算完婚。”

云娜穿好风衣正要往外走，被进门的母亲挡住。

于太太：“你又要去找他？”

云娜没吭声。

于太太：“云娜，听妈妈话，忘掉他吧。没良心的男人多的是。
再说牟荣他……”

云娜：“鸣镝不会背叛我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出门去了。

于太太望望四姑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寺庙。

云娜慷慨解囊施舍。她向一和尚打听，和尚摇头。她失望地离开。

另一处寺庙。

云娜拖着疲惫的身子上石阶。远远地，她看见两个和尚在山门里面耳语。其中一人匆匆离去。

云娜加紧步子追上去，被一老和尚挡住。

老和尚：“不知施主光临，有失远迎。”

云娜不知如何作答。

老和尚：“天色见晚，女施主单身一人上山，想必有何急事？”

云娜：“我来寻找一个人，请老和尚指点。”

老和尚：“不知施主找的是谁？”

云娜：“我丈夫鸣镝。”

老和尚：“老衲不曾相识。”

云娜：“您不必瞒我，刚才我见他在这儿跟您说话。”

老和尚笑道：“想必女施主眼误。刚才与老衲说话的是弟子慧园，再说出家人六根已净，戒律森严，怎会有妻室儿女？”

云娜还想说什么，老和尚轻声唤道：“慧园！”

一和尚过来：“师傅，唤弟子何事？”

老和尚：“刚才与我在此闲谈的可是你？”

慧园：“是弟子。”

老和尚：“仰起面，让女施主辨认！”

慧园抬起头，云娜无言以对。

云娜神色惆怅地下山，不时回头张望。

鸣镝从窗口看得真切，转身欲出，被智空死死拽住。

寺庙内。

雷公铎在召集秘密会议。

雷公铎：“……因此，上级指示我们，公开揭露蒋介石假抗日、真反共、再次挑起内战的阴谋。过几天纪念芦沟桥事变，城里的学生要举行大规模集会，我们担负组织、宣传、鼓动工作。鸣镝留下赶制传单，其余同志分头行动。”

鸣镝：“不，城里几所大学我比你们熟悉，活动更方便。”

雷公铎：“于家小姐正在到处找你，万一给碰上很危险，于绍基可是个心狠手辣的反共分子！”

鸣镝：“我注意一点就是。”

雷公铎没再反对。

云娜卧室。

云娜刚做完祷告，四姑进来收拾房间。

四姑：“今天是啥日子，外面那样热闹？”

云娜想想，未语。

四姑：“我刚在街上买菜，看见好多学生都去广场，手里还拿着小旗子，过节一样。”

云娜看了一眼日历，忽然想起什么似地取了手包出门。

四姑：“你又去哪儿？老爷知道会生气的。今天牟公子说好了要来。”

云娜没理会，出门。

大门外。

牟荣刚欲进门，碰上匆匆外出的云娜。

牟荣：“云娜！”

云娜：“我妈妈在家。”

牟荣：“我是来找你的……”

云娜已经坐上了三轮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牟荣懊丧地摇摇头，进屋。

中心广场。

云娜下三轮后，挤进人群，碰上穿便衣的哥哥。

于璐：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云娜讥讽地：“只准你抗日？”

“我抗日？”于璐自嘲地苦笑了一声，转而劝告妹妹：“快回去，这里可能会出事！”

云娜：“抗战快胜利了，你们还跟学生作对？”

于璐：“我是个军人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！”

云娜：“你是军人，爸爸也是军人。你服从他，他服从蒋介石。这就是咱们家的光荣！”

于璐：“妹妹……”忽然发现什么，朝高处张望。

临时搭起的小台上，走出了鸣镝。

鸣镝：“同胞们，同学们，芦沟桥的炮声停止了，芦沟桥的硝烟熄灭了，小日本将要滚出我们神圣的国土，抗日战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！”

热烈的掌声。

云娜激动地望着鸣镝，朝前面挤。

“云娜、云娜……”于璐阻止不住，朝旁边一个便衣打了个手势，那便衣点点头尾随云娜而去。

台上。

鸣镝激情地演讲：“……八年抗战，蒋介石隐居四川峨眉山，立地成佛。现在，这位老佛爷又要出山了。干什么？重操旧业，发动内战，屠杀共产党人，摘取革命果实……”

旁边，一学生领呼口号：“打倒蒋介石！”“拥护中国共产党！”

口号声刚落，场内顿起骚乱，便衣特务上台捕人，与学生展开了搏斗。

鸣镝掏出大把传单撒出，然后跳下讲台。

早就埋伏好的军警从四面涌出，大肆逮捕学生与市民。

鸣镝与智空跑进一条小巷。

小巷。

鸣镝与智空刚脱险，忽听见云娜的喊叫。

鸣镝回头正要与云娜见面，发现她身后跟着一便衣特务，便掉头与智空一道奔跑。

云娜追不上鸣镝，见旁边有辆三轮车，忙跳上车：“快，追上前面那两个人！”

“哎！”三轮车夫答应一声，拉起她就跑。

后面的便衣边跑边喊：“小姐、小姐……”

这样跑了一阵，鸣镝见三轮车越追越紧，便对智空说：“你从那边跑，我从这边！”

智空稍稍犹豫了一下，见追得紧了，只得照办。

云娜：“鸣镝！鸣镝——”

鸣镝本想停下，见后面的便衣特务追上来了，只得又掉头拐进另一条小巷。

便衣：“小姐！小姐——”

云娜：“你别跟着我——”

云娜追入另一条小巷，车夫忽然惊叫：“不见了！”

云娜看去，见鸣镝换上了僧衣，扔掉了帽子。

云娜：“快追！”

车夫：“小姐，前面是个和尚！”

云娜急切地：“和尚也要！”

“和尚也要？”车夫嘀咕着，气喘嘘嘘地紧蹬三轮追赶，终于把鸣镝逼进了死角。

鸣镝无路可逃，只得转过面。

云娜：“天哪！你真的当了和尚？”

这时，后面的便衣特务也追上了。

鸣镝拔出手枪逼着车夫：“你给我把小姐照原路拉回去！”

这时，便衣特务也拔出手枪对准鸣镝。

云娜忙制止：“谁让你多事！”

便衣特务趁机拉过云娜：“小姐，队长让我保护你。这个和尚是共产党！”

云娜：“管他什么党，他是我丈夫，你敢开枪，我让哥哥枪毙你！”

鸣镝扬扬枪令车夫：“把他们俩照原路拉回去，听见没有？”

云娜不肯走，被便衣特务强拉上车。

车夫蹬着三轮。云娜回头喊着：“鸣镝、鸣镝……”

三轮转弯走了，鸣镝追出巷口，目送云娜的背影远去。

云娜卧室。

云娜面朝墙侧卧在床上，一家人围着她。于绍基大发雷霆：“……早知道那小子是共产党，有两条命也给老子毙了！你趁早死了这份心！”

云娜：“你毙了他，我也要死！管他是共产党国民党，我都爱他。”

于绍基：“你……”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于璐：“爹，我看鸣镝也不一定是共产党。再说他年轻，只要好生劝导……”

于绍基吼道：“你懂个屁？对于这帮子人，上帝都劝他不转身！人人都知道我于家差点挑了个共产党和尚当女婿，你妹妹不尽快与牟棠结婚，这个舆论就压不下去！”

于太太劝云娜：“你爹有你爹的难处，闹到上峰知道了，还不定给人钻什么空子。再说，牟棠与你自幼青梅竹马，现在马上要去外交部任职，你俩也挺合适。”

云娜只是哭泣，不再理会众人的规劝。

于绍基恼道：“四姑，你帮着筹备筹备，过了中秋，小姐出嫁！”

云娜“哇”地一声哭起来。

四姑拉过于绍基，悄声说：“老爷，小姐她已经有了……”这话被一旁的于璐听见。

于绍基更为恼怒，暴跳如雷：“我于家的家风体面，全都给你这个小贱人糟蹋了。听着，从现在起，你们给我看住她，不准她

出房门一步，等小逆种生下来后，再跟牢家成亲！”

于绍基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
寺庙外。

于璐带着几个便衣径直闯进山门。

禅房。

鸣镝、智空、雷公铎等人正在开会，一和尚急匆匆进来：“你们赶快避一避，来了五六个便衣，正在东厢搜查！”

鸣镝对雷公铎：“你先避开，我去看看情况！”

雷公铎刚从后窗跳出，人声接近禅房。接着，于璐带人进来。于璐逐个审视禅房里闭目诵经的和尚，最后走到鸣镝跟前，笑道：“和尚，念完经跟我走一趟！”

老和尚：“敢问弟子智静犯了何事？”

于璐：“智静？哼，他自己心里有数！走吧！”

老和尚还要阻止，鸣镝睁开眼，朝他使了个眼色，沉着地：“走吧！”

侦缉队队部。

于璐把鸣镝关进一间房里，出门吩咐卫兵：“好好看守，别让他跑了！”

卫兵：“是！”

上次跟踪过鸣镝的便衣特务告诉于璐：“队长，这人是共产党，前几天学生闹事是他领的头！”

于璐：“我知道！”

便衣特务：“要不要报告师座？”

于璐：“先不必，等审问以后再说！”

云娜卧室。

云娜卧床未起，面容憔悴。

四姑：“小姐，你老这样不吃不喝怎么行？这几个月老爷不会逼你了，走一步看一步，车到山前自有路。再说，你也不能亏了孩子。”

云娜这才恹恹地起床梳洗。

门外。

四姑出门，撞见于璐。

于璐：“小姐起来没有？”

四姑点点头：“少爷，你别再逼她了……”

于璐进房去。

室内。

云娜正在梳头，见哥哥进来，没理会。

于璐：“云娜。”

云娜：“你也来说客？”

于璐开玩笑说：“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！”

云娜忽然喊道：“你出去，我不听你们的！”

于璐吓了一跳，过去嬉皮笑脸地：“你今天赶走哥哥，可够你后悔一辈子哟！”

云娜梳洗完毕，走到圣母画像前准备祷告。

于璐凑近她耳边：“我把他给抓来了！”

云娜一愣，睁开眼。

于璐：“这阵子刚好爹没在家，我带你去见他。他若回心转意就放他做我妹婿，他不答应就把他交给爹处置！”

云娜一听马上要走。

于璐逗道：“不做完祷告了？圣母玛利亚，请宽恕这个坠入情网的罪人吧！”

侦缉队门前。

云娜随哥哥下了车，急步走进大门。

侦缉队内。

于璐厉声喝问卫兵：“人呢？”

卫兵：“报告队长，和尚给师座派来的人抓走了，说是共产党要犯，得砍脑袋。”

云娜一听昏厥过去。

于绍基办公室。

于璐急步进门。

于绍基：“你来得正好！”

于璐：“爹……”

于绍基摆摆手：“不必说了。我已让人给你记大功，你就等着提拔吧！”

于璐：“爹，鸣镝他……”

于绍基：“已立专案，审讯核实后执行枪决！”

于璐：“爹，您不能这样！不看僧面看佛面，您杀了他，妹妹就完了！”

于绍基冷酷地：“爹效忠党国大业，不能徇私情！”

于璐跪下：“爹，我求求您……”

于绍基瞪了他一眼，训斥道：“起来！成何体统，你还像个军人吗？儿女情长、英雄气短地！”

于璐绝望地看着父亲。

于绍基厉声吼道：“起立！”

于璐站起来。

于绍基：“向后转！起步——走！”

于璐麻木地照办，走出办公室。

教堂忏悔室。

云娜：“神父，是我害了他。”

约翰神父：“上帝宽恕了你，孩子，你真的还那样爱他？”

云娜点点头：“失去了他，我就失去了一切。”

神父：“保持你真诚的爱心吧！我们都是罪人，上帝让我们经历磨难。要忍耐，上帝终会赐福于你，阿——门。”

于家客厅。

于绍基接待来访的约翰神父。

神父：“……我是云娜的教父，我替她求你宽恕那个罪人。”

于绍基摇摇头：“这个案子牵动很大，共产党地下组织也在多方活动。上峰明确指令，尽快就地处决。”

神父：“你难道就不为你的女儿着想？杀了鸣镝，她永远不会原谅你的！”

于绍基面露难色。

云娜卧室。

于璐坐在床边，见神父进来，忙起身迎接。

神父摇摇头。

于璐神色冷峻地走出去。

云娜：“神父……”

神父：“要忍耐，孩子。上帝与你同在！”

云娜无声地淌着泪。

监狱。

鸣镝不屑一顾地：“……要我变节投降办不到！”

神父：“年轻人，先别激动。上帝作证，这个唯一可使你免于—死的办法，是云娜以死相胁，才得到允许的。”

鸣镝：“哼！以死相胁？他们父女兄妹串通一气，这出戏演得不算坏，可是我决不会充当他们设计的可耻角色！”